隙光亭雜識

隙光亭雜識卷六

長白揆叙愷功居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五事配五行

按五事分配五行洪範本無明文分配者乃庶徵耳漢宋諸儒之說大畧各據意以斷非有灼然可證之案至當不易之論也故林少頴病其附會穿鑿以謂箕子之意本不如是然漢儒以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巳是强合至宋儒以貌屬水義取容貌光澤細

潤則更迂而難通矣不如蘇子由以醫家五臟之分屬五行爲證謂貌屬土土在人爲脾脾主肌肉則貌之屬土宜矣餘如金在人爲肺肺主聲故言屬金木在人爲肝肝主目目司視故視屬木水在人爲腎腎主耳耳司聽故聽屬水火在人爲心心藏神而職思故思屬火較諸家之說最爲有據又孔疏引易以證五屬義亦切當至若五勝之說恐未必然宜東坡以爲不可從也

時雨時暘等

按五事分配五行說已見前宋儒只是將五行生數次第相屬耳惟蘇子曰以五臟分屬五行爲證其說良是但中間所引猶有與庶徵未符合者得顧氏大韶之說而其義乃盡其言曰貌之屬土是也而貌之恭何以爲時雨子由之說曰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爲時雨夫曰勝水則宜爲不雨而何能爲時雨也故言勝不如言和脾氣和則化爲津液土氣和則化爲時雨故時雨之降必於五六月五月者土相之月六月者土旺之月也月令曰土潤溽暑大雨時

謙牧堂藏版

行非土爲雨之明證乎言之屬金是也而言之從何以爲時暘子由之說曰言之能乂如暘之能晞此則浮而無當矣夫物之最烈者莫如金時之最烈者莫如秋盛夏土潤溽暑一届秋而天朗氣清矣故俗之曬衣曝書必於秋孟子云秋陽以暴之此非金爲暘之明證乎木在人爲肝肝主目目司視其於時爲春春之氣爲燠無可疑者而子由之說曰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升於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此數語不亦迂曲而近於蛇足乎夫燠有甚於春者而著之於春

以春甫脫於冬之寒故對寒而稱燠也猶暘有不必於秋者而著之於秋以秋甫脫於夏之雨故對雨而稱暘也此又洪範言外之意也水爲腎主耳耳司聽於時爲冬冬之氣爲寒亦無可疑者易曰坎爲耳坎北方之卦也六畜豕爲聽物司空奉之此非聽爲寒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至於火在人爲心故思屬火而洪範偭以不曰火而曰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醫書亦云熱極則生風故世之癲癎迷惑者皆曰風疾此非蒙爲恒風之明證乎子由乃引風

自火出夫風自火出特六十四象中之一象猶云天在山中云爾風果自火出天豈真在山中乎而何足引以爲證哉如上諸説可稱子由之疏故錄之於篇

以上洪範

我之不辟

按我之不辟之辟諸儒音各不同其作辟音謂以法法三叔者漢孔氏也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東都者馬鄭二氏也其作壁音者辟君也謂周公言我若不利於孺子則是我有無君之心此劉氏三吾書傳會選

之說也其說且置勿論孔鄭之說朱子初力主孔傳
後人改從鄭說故蔡氏亦因之謂三叔流言以周公
將不利於成王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且是時王方
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王未必
從自誅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愚按蔡仲之命云羣叔
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與此經文正合以經證經則
孔氏之說當矣葢周公之心以安王室爲重大義滅
親勢非得已故行之不疑所以告我先王正在是耳
若如馬鄭之說以爲東行避謗乃至二年之久幸王

感悟迎歸否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又豈公之心哉

下文罪人斯得明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蔡氏以謂

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久王始知流

言之爲管蔡此尤曲說不可從

以上金滕

弗弔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

按孔傳以弔訓至謂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

不若依詩傳左傳訓恤爲安又以不少爲絕句謂三

監淮夷並作難以延洪爲句謂凶害延大皆迂曲難

通今並從宋儒之說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按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蔡傳以予小子爲邦君自稱以考翼爲父老所敬事者皆曲說難通蘇氏之說於義爲近大畧經文聱牙又有脫誤止可闕疑若逞已見強解正恐無有是處

以上大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按此章經文蘇氏正之於前蔡氏陳氏辯之於後披剝無餘蘊矣而書傳會選猶主舊說何耶然蘇氏謂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故曰朕其弟小子封愚謂竟作武王爲妥

大誥等篇

按大誥及康誥酒誥梓材等篇非惟字句聱牙兼有簡編脫誤比他篇更爲難曉茲取諸家明白近理之說以爲訓詁亦未敢以爲必然也朱子云庸庸至顯

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用杜撰
如今更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陳定宇云此篇語
多不可强解而解者欠明反益甚之今讀孔傳尚多
難明處大畧亦未能免於杜撰强解之病也
以上康誥
有斯明享
夏氏曰有此酒將以明潔爲享祀用非爲羣飲設也
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時則可與羣飲者同殺矣
按此章諸儒之說不一然皆不甚曉暢今姑從蔡氏

夏氏解明享爲妥而弗恤弗蠲無解亦闕疑之意乎

以上酒誥　周書上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按正義言成王欲營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今攷經文但周公至洛成王仍居鎬京正義誤也乃復入錫周公漢孔氏謂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又旅王若公謂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皆未當應從呂氏蘇氏越自乃

御事蔡傳謂猶今稱人爲執事不敢指言成王也蔡說非今從孔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按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氏作一句讀言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氏以王敬作所爲句葢本君子所其無逸之義亦甚有味故從之

以上召誥

惟三月

陳氏櫟曰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爲祀洛次年之三

月皆以書之篇次意之耳按召誥洛誥及脫簡在康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洛此之三月即彼之三月也得卜經營之時便告商士此專爲告商士而作故史自錄爲一書而次之洛誥之後七年無兩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也按此言三月陳氏之辯甚明孔傳非也但七年無兩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此二無字易以非字其義不更曉然乎

旻天

按舊說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蔡傳解此爲秋天也主

肅殺而言其說亦本馬氏謂方言降喪故稱旻天若此則禹謨號泣於旻天又是何義邪畢竟穿鑿不如從舊說

我小國

按此篇稱王命以誥殷遺而亡國之臣號之爲商王士新朝之主自稱曰我小國謙抑至此可以見周家取天下雖易而安天下甚難比於商之代夏惟有慙德又不同矣此一古今世運升降之一會也

以上多士

君子所其無逸

按東萊呂氏解所爲居字蔡傳處所之說葢本諸此其解召誥王敬作所亦用此義朱子不取其說謂恐有脫字不可知然細玩孔傳所在念德之語則呂氏之解殊不相違未可謂其傷於巧也

祖甲

按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而蔡傳不然其說者葢以商王本自有祖甲不得顛倒世次而以太甲當之也然其說唐孔氏已詳辯之林氏蘇氏真氏並從之陳氏

纂疏兩存之故通鑑外紀前編等書祖甲在位十有
六年又與邵子經世書祖甲三十三年之數不合如
謂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皆以世次先後言之則林氏又辯之矣其言曰
周公既以享國之長短爲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
此葢因前之文非其世次也其說甚明愚謂從孔傳
爲是

以上無逸

則商實

按孔氏解此章以則商實百姓爲句言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王人猶言君人卽指湯至武丁蔡氏以實爲虛實之實引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爲證以則商實爲句百姓王人屬下文其解與諸家多同故從之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按陳氏纂疏云有殷嗣天滅威與割申勸皆不可通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乎孔傳以爲割斷其義亦不可解金氏謂割當作害音曷

曷何也言上帝何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哉尤屬臆說惟蘇氏以在昔上帝割爲句義如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之割同當從之

以上君奭

王來自奄

按此篇言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篇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元儒王氏栢以爲後人倒其篇第耳顧氏日知錄亦云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爲之說也其論可從

至於再至于三

按至于再三孔傳謂再指三監淮夷叛三謂王卽政之叛大都拘於多士多方篇第之先後故有又叛之說不若從蔡氏爲穩

以上多方

茲乃三宅無義民

按呂氏陳氏二說皆以茲乃三宅無義民句屬桀德惟乃弗作往任之上語意稍似未順孔傳亦屬上文故仍蔡氏

以上立政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二語義本難通孔傳以麗爲施肄爲勞言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蘇氏謂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林氏以麗爲附言旣定民之所附而又陳教則可謂勞也雖勞而不敢少有違焉其解麗字畧如蘇説解肄不違亦近孔傳然諸家之説於經文總未曉暢朱子云肄當訓習蔡傳遵之其義稍顯姑從之

四輅

按此之四輅正義云兩兩相配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最貴則金輅爲綴輅矣象次於金故言先輅木又在革輅之下此既不陳革輅故次於象之下而云次輅也蔡傳以木輅爲先輅而以象輅爲次輅不倒置耶當從孔傳爲是

以上顧命

康王之誥

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自高祖寡

命已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愚按康王之誥孔子既别有小序伏生何敢以臆見與顧命合爲一篇耶則序非孔子所作明矣此亦其一證也

羑若

按羑若二字殊不可曉先儒馬融王肅並解作道字必有所本及觀孔疏則云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此則支離而可笑矣蘇氏謂羑羑里也文王脫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亦是曲說大畧字有訛謬耳强解

便非

資富能訓

按孔傳訓字作順字解陳氏以爲訓教之訓蔡傳及林少穎全解並同其說愚謂義優於孔

以上畢命

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按孔傳及諸家多以罔有馨香德刑爲句蔡氏呂氏以馨香配德以腥穢配刑頗爲有理故從之

何度非及

按何度非及孔疏謂其言不明孔傳以爲度世之輕重林氏從之謂惟及世所宜而用刑在所度也下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卽此及是也蔡傳則遵用蘇說葢大獄株連多至波累無辜固仁人君子所宜用心者以此意釋經可謂其言譪如矣

以上呂刑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按蘇氏謂徐戎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

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若如蘇解則與下文詞意不貫當主孔傳爲是

以上費誓　周書竟

書序

朱子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

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堯典凡序巳見本篇不更錄下皆倣此其有幾篇共一序者仍錄之

舜典巳見

汩作

九共九篇

稾飫

謙牧堂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

正義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語錄云九共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　又云今案十一篇其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陳氏櫟曰亡書序尤不可强解姑存舊說耳餘並倣此

大禹謨已見

皐陶謨已見

益稷已見

禹貢已見

甘誓已見

五子之歌已見

胤征已見

帝告

釐沃

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商書也又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語錄云帝告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

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名伯爵也廢其山川宗廟皆不祀湯始伐之述始征之義也亡

汝鳩

汝方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正義曰伊氏尹字孔氏曰湯進伊尹於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陳氏櫟曰右五篇次在湯誓前

今附夏書末

湯誓　已見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正義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　孔氏曰三篇皆亡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

仲伯作典寶　孔氏曰從謂遂討之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俘取也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已見

湯誥已見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孔氏曰咎單臣名馬融云爲湯司空作

明居民法一篇亡

伊訓已見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陳往古明君以

戒二篇亡

太甲三篇 已見

咸有一德 已見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氏曰沃丁太甲子 陳氏曰以伊尹事訓沃丁

也　孔氏曰篇亡

咸乂四篇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馬云太甲子　王氏曰兆乎物者禍福未定皆曰祥　孔氏曰穀楮也二木共生七日大拱　正義曰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　孔氏曰贊告也巫咸臣名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皆亡

伊陟

原命

序曰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原臣名

二篇皆亡

仲丁

序曰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孔氏曰太戊子囂地名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孔氏曰仲丁弟相地

名在河北

祖乙

序曰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孔氏曰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並亡

盤庚三篇　已見

說命三篇　已見

高宗肜日　已見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乙訓諸王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孔氏曰篇亡

西伯戡黎已見

微子已見

泰誓三篇已見

牧誓已見

武成已見

洪範已見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氏曰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正義曰班賦也篇亡

旅獒已見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伯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内國爲卿大夫旅陳也陳威德以

命巢伯篇亡

金縢已見

大誥已見

微子之命已見

歸禾

唐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唐叔拔而貢之成王以周公之德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篇亡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氏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篇

七

康誥　已見

酒誥　已見

梓材　已見

召誥　已見

洛誥　已見

多士　已見

無逸　已見

君奭

蔡仲之命 已見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正義曰淮夷與奄又叛成王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篇亡

將蒲姑

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篇亡

多方 已見

立政已見

周官已見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邊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孔氏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

墓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

與序不相允會篇亡不知所道

君陳　已見

顧命　已見

康王之誥

畢命　已見

君牙　已見

冏命　已見

呂刑　已見

文侯之命已見

費誓已見

秦誓已見

書序畢

諸家三江說

鄭氏曰三江者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

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葢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於海疎矣葢安國未嘗南遊

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北從會稽陽羡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幷陽羨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於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使是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林氏曰蘇氏葢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下但有一江故以爲味別鄭漁仲云水之入水緩者數步猛者不跬步間合而爲一豈得漢水自大别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辯得此是漢水邪是知味別之說爲不可從據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則是禹之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味別之說雖失而以三江爲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說可從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此必有所據而云葢以此說爲三江雖未見南江源委之所注而於經文

猶有所本如郭璞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之言非禹之舊迹也南江之說以經考之知其必有然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　或問朱子三江之說多不同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又曰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

禹貢說三江及荊陽閒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卽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　胡渭曰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吳縣會稽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班固所說南北中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又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此卽南江之源委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又曰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依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又范蠡

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又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岷江易浦陽比韋說較長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與導水之文相背庚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吾不敢以爲然也又曰職方氏揚州曰其川三江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南

齊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江口始見於吳越春秋酈氏固云不與職方同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惟陸德明釋文於三江旣入下引晉顧夷吳地記與仲初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按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也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口爲言至蔡傳則排

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

葢自唐以後吳越間爲財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

有此方徵歛頗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元

祐中宜興人單鍔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爲第一

義南渡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

遂覺揚州之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爲禹時亦

然因專主仲初之説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

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

以自重而蔡傳又立於學宫爲士子所誦習於是揚

州之大川竟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矣又曰蔡傳又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按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無施勞者雖大亦畧其可信乎又曰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余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禹主名山川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

借惟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漯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況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塘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於導水之義有礙諸說惟蘇鄭爲無病以

其非異派也　顧炎武曰北江今之楊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宋魯齋王氏武成考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

商厎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戊午王次於河朔以泰誓修癸亥陳
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
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
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
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
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魯齋著書疑九卷中間如堯典三謨說命中篇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皆有考異更張過多愚未敢信其必然也茲僅錄武成洪範二篇諸家定正者並列以備參攷云爾

元仁山金氏改定武成

武成一篇舊蓋錯簡劉侍讀王荊公程叔子皆嘗改正　朱子集長考定見於文集蔡傳今槩用朱子本

定讀但以厎商之罪一句係之附我大邑周之下列

爵惟五之上縱有缺文而事辭實屬焉

武成次第　出師　類告　克商　反政　歸周

諸侯受命　助祭告　誥諸侯　缺文　定制　定

治化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

商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
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
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厎商之罪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金氏改定武成與蔡傳並同蔡氏本之朱子其先

後次第脉絡貫通無可議矣金異於蔡者獨厎商之罪一句蔡在於征伐商之下金在附我大邑周之下耳愚謂致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語意亦順下文暴殄天物等正明數商罪也金氏移在後而疑其有缺文甚無謂仍當從蔡爲是

魯齋王氏洪範考異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

爲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

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
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
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仁山金氏洪範經傳文

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俱無疇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自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子傳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禹經）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箕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禹經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此箕子五紀傳舊錯簡在庶徵　東坡蘇氏曰此章當爲五紀之傳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說皆同

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自省如歲卿士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於卿士卿士統於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倘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易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則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於天亦猶庶民之處於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於人者也其所好不同者蓋

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而已苟狥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於歲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乎歲月日而下取法於星故也五紀不言曆數言歲月日星則曆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禹經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及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禹經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禹經）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

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箕傳舊以有皇極之語故錯簡在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隙光亭雜識卷六終